

1949.10—1999.10

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编

主 编

李默然 徐晓钟

刘锦云 林克欢

剧作选

第二卷

中国话剧

50 年



1949.10 — 1999.10

中国话剧 50 年 剧作选

第二卷

— 50 年代（下）

本卷主编 朱以中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二卷——50年代(下)

目 录

无名英雄.....	杜 宣(1)
桃花扇.....	欧阳予倩(91)
关汉卿.....	田 汉(175)
茶 馆.....	老 舍(263)
红色风暴.....	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集体创作 金 山执笔(335)
最后一幕.....	蓝 光(441)
东进序曲.....	顾宝璋 所云平(529)
枯木逢春.....	王 炼(617)
蔡文姬.....	郭沫若(703)

无名英雄

（四幕六场话剧）

杜 宣

人 物 林唯实——40 岁左右，衣服整齐但不华丽，中共党员，有长期的地下斗争经验，勇敢机智，分析事物明确，对人热情诚恳。

柳初明——林妻，23 岁左右。有江南女儿特有的秀丽。中共党员。在工作上是林唯实的助手，沉静勇敢，细心谨慎。

小 明——林女，8 岁。

小 实——林子，6 岁。

李不平——40 多岁，脸色苍白，身体较弱。服饰较旧。中共党员。对党忠诚，对敌斗争勇敢坚决。

陈志航——近 30 岁。典型的南方人，修饰得整洁，中共党员，打入敌海军×舰队司令部任参谋，机警沉着。

张文渊——30 岁左右。华中一带人氏。新由解放区派出，对上海生活情况有些不了解。中共党员。

徐 华——女，27 岁左右，北方人，新由解放

区派出,和张文渊一样对上海生活还不大适应,中共党员。

黎明——20岁左右,林唯实掩护机关中的工作人员,纯洁机智。

龙福——六十余岁,××公寓的看门人。

龙小凤——龙福之女,16岁左右。

傅亮——20余岁,长虹号上士,中共党员。

王怀忠——40多岁,长虹号帆缆军士长,为人重义气,在士兵中有威信。

王妻——女,30岁左右。

张得标——20岁左右,长虹号通信兵。

吴长松——20岁左右,长虹号帆缆兵。

郑及元——20岁左右,长虹号轮机兵。

张妈——女,林唯实家女工。

王司令——蒋匪某海军舰队司令。

白玉霞——王司令妾。

吴舰长——长虹号舰长。

赵正中——军统在海军中的特务。

邹人石——小特务,赵正中的助手。

警察A、B、C。

特务头目。

特务甲、乙、丙。

传令兵。

水兵。

地 点 上 海

第一幕 林唯实寓所客厅

第二幕

一场 长虹号军舰上

二场 王怀忠家

第三幕

一场 太平贸易行

二场 同第一幕

第四幕

林唯实临时寓所

时 间 第一幕 1948 年冬

第二幕

一场 第一幕后一星期

二场 二幕一场之翌日

第三幕

一场 二幕二场后一星期左右

二场 三幕一场之翌日

第四幕 三幕二场后三日

第一幕

〔1948年冬。上海。

〔一个飘雪的夜晚，正是一切外出的人们回家和他的家人团聚吃晚饭的时候，这是一个中等的公寓，一间客厅，饭厅及起坐间三用的房间。

壁饰、陈设和用具都非常调和，大方舒适，有脱俗清华的气氛，所有的窗帘都垂下了，室内有温暖的感觉。幕徐启：小明、小实在吹肥皂泡玩。小实站在椅子上吹，小明拿着一本书当作扇子，将小明吹落的肥皂泡泡向上扇。

〔幕后有一个嘶哑的声音在叫卖新民晚报：“新民夜报，新民夜报，刚刚出版格新民夜报……美国水兵打杀三轮车夫，大学生擦皮鞋格新闻……”声音由近而远，重复的叫着。

小 实 你看，又给你扇破了。（说着又吹出了一大串）

小 实 这次你要扇得好一点。

小 明 好，（小明很小心的把肥皂泡扇得飘扬起来了）真高，小实你看这回飘得真高啊！（皂泡飘到天花板上破了，小实又吹了一大串）

〔正在这时候一辆警备车从窗前驶过，发出凄厉的声音。小明、小实好像也懂得一点什么似的，立刻跑到窗前掀起窗帘去张望。

小明 特务又在抓人，(小实没有理他，还在看着外面)妈妈说的特务是坏人，他们抓的都是好人。

小实 (学着大人腔调)不许乱说，这种事小孩不许说的。

小明 我们还是玩肥皂泡吧。

小实 好，好，给你玩吧！(说着把瓶子给了小明)

(小明拿瓶子一看是空的，几乎要哭了出来)

小明 我不来啦，你都吹完了，才把空瓶子给我，(吹了一口，什么也吹不出来)你看，吹不出啦，没有啦！

〔正在这时，龙福手里拿了一个瓶子蹒跚地走了进来，他穿着对襟的棉袄，白发萧然，左臂已折。

龙福 来，来，小明别吵了，我这里又给你们做了一瓶新的啦。

小实 龙公公(接了过来给小明)小明，你吹吧。

〔小实、小明都跳上了桌子。

小明 小实，我们一人吹一次好吗，龙公公，你也吹一下好吗？

龙福 我老啦，吹不动了，你们俩个好好玩儿吧。

〔小实没回答，两人就不断地吹了起来，美丽多彩的带有孩子们丰富的幻想性的肥皂泡，像仙女一样在室内飞翔，孩子们的全部精神都被自己所制造出来的彩色小圆球吸引住了，不禁地唱了起来。

肥皂泡，肥皂泡，

多么美，多么俏；

你那圆脸儿直走向我们笑；

我们看见你，高兴的直在跳。

〔小明，小实正在唱得很高兴的时候，门呀的一声开了，孩子们幻想中的王国给打破了。柳初明穿着蓝色没有花的长旗袍，外面罩着黑色长呢大衣，高跟鞋，身材修长，有江南女儿特有的秀丽和温静。她用头巾把头发包了起来，手里提了一包糖，水果另外还有一包小孩看的

画报。

小 明 妈!

小 实 妈妈。(柳初明,看见他们两个都站在桌子上显然认为这是不对的)

柳初明 哎呀,你们怎么站在桌子上,看,把台布都踩脏了。

小 实 妈妈,我们不站在桌子上不行呀!因为,站在地上,那么矮,泡泡就飘不高,妈妈你看,站在这儿我们吹出的泡泡就又飘得高,又飘得远。(小实又吹了一串泡泡)

柳初明 哦,这实在是好玩。不过,也不能站在桌子上,下来。

小 明 妈,你抱我下来。(柳初明跑小明下)

小 实 嗝死了,你看我。(说着一跳落地)

〔柳初明把他们拉到怀里,在每一个小脸上亲了一下。〕

龙 福 呵!呵!好福气呀!林太太。

〔柳初明进来时没有注意到龙福在那里,所以怔了一下。〕

柳初明 老龙,你在这儿,怪不得刚刚在楼下大门口没有碰着你。

龙 福 我因为看见今儿下雨下雪的,小明,小实不能到外面玩儿,所以就给他们做了点肥皂水吹泡泡玩。

柳初明 啊!原来是你做的,你真想得周到。

小 实 妈,你看真好玩啊!

柳初明 爸爸回来了没有?

小 明 他老是回来得很晚的。

龙 福 外面这么冷,怎么林先生还没有回来。

柳初明 平常这时候早就回来啦!

龙 福 不早啦,我也得去做晚饭啦。

柳初明 老龙,就在我们这儿吃点儿吧,别去做了。

龙 福 不啦,我也得下去了,看门的人,不能够离开大门太

久的。

柳初明 小凤回来过吗？今儿是她发工钱的日子。

龙 福 没有，林太太，您真是好记性，连小凤哪一天发工钱您都记得。

小 明 妈，凤姐姐说，她发了工钱，就要买一把宝剑送给我的。

柳初明 你们怎么老是要龙公公凤姐姐买东西；今儿我买了书，你们看：喏，这一本《小莉莉》给小明的，这一本《三毛流浪记》给小实的，还有这几本是你们两个人一道看的。

小 明 龙公公，你看这本好吗？

龙 福 我不看啦，我得下去了，说不定还有什么事呢？

柳初明 再见。

小小 明实 龙公公再见。

〔龙福下。〕

小 实 （拿起书）妈，这些书，我们都看过了；都苦的很，看得心里很难过的。

柳初明 是呀！我本来想买几本，让你们看得高兴的书，可是没有，买不到，因为我们中国，现在苦的人多。

小 实 妈妈，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才会不苦呢？

柳初明 快啦，我们的苦日子都快过到头了。你们应该好好的读书，听话。

小 明 还要好好的吃饭。

柳初明 对，还有呢？

小 实 还要学会做事情，不要看见这样要买，那样也要买。

柳初明 这就对了。

〔张妈上——一个心直口快性格爽朗的女工。〕

张 妈 太太，买不到米了，我排队排了两个多钟头，看看快轮到我了，铁门就给拉上啦，在两个多钟头里，米价就涨

过两次，排在前面的是二百九十二多块钱一斗，过了一个多钟头就涨到三百多啦。轮到我的时候，好，干脆就把铁门拉上，有钱无市，不卖了，米店的人说，金元券，拿来没有用，不如存点米慢慢卖。这是什么世界。

柳初明 买不到米就算了。

张 妈 那怎么成，今儿晚，就没米下锅。

柳初明 那我们就吃面吧，反正孩子们都喜欢吃面的，米——明天再想办法。

张 妈 明天还不是一样。

柳初明 明天，我请公司里的黎先生想办法。菜怎么样，没有？

张 妈 菜反正烧好了，只要热一下就可以了。

柳初明 先生回来就开饭。

张 妈 怎么，先生还没回来，已经快八点啦。

小 实 妈，我肚子饿了。

柳初明 你带他们两个先吃，他们都快到睡觉的时间啦！

张 妈 小实、小明，走，吃饭去。（拿柳初明的大衣，背了小明出去）

〔柳初明，把刚刚买回来的水果，从篮子里拣出来，放在玻璃缸内。又将一包糖打开放在罐子里，但是当她打开糖包时，对那张包糖的纸感到十分惊讶的样子，她再仔细一看，就念出了：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哎呀，把杜甫的诗集用来包糖，这简直是毁灭文化。”说完后，很仔细的把那张纸收好，看看钟，走到电话机旁，拨电话。〕

柳初明 喂，太平贸易行吗？……请找林经理听电话……哦，你是黎明吗……老林在吗？……什么，已经离开了两个钟点了……他没有回来……好，再见。（挂下电话，听外面警备车的声音，走近窗子，把窗帘掀起一角，向窗外默

默地看了一会儿，慢慢地走到一张沙发下坐下来)

柳初明 外面风声这样紧，别出了什么事情吧。(走到电话机旁，刚拨了几个号码)

〔林唯实上，帽子和大衣上都有些雪花。〕

柳初明 (迎上去)你回来啦。可把我急坏啦！(代林唯实摘帽子)你看帽子又不摘下。(帮林唯实把大衣脱下)你这个人真是什么都不在意，怎么这么晚回来，事前也不打个电话通知一下。外面这样乱哄哄的，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情啦。(把林唯实的大衣帽子接过来放在沙发上)

林唯实 里面来了人，见面一谈，就忘了时间。

柳初明 这样的不够冷静，亏你还在敌区工作呢。

林唯实 很久啦，我们都没有听到里面的情况，所以就多谈了一会儿。

柳初明 里面带来了什么消息。

林唯实 兴奋的事情多着咧。

〔张妈上来开饭。〕

林唯实 孩子们呢？

柳初明 大概睡了。

〔林唯实走进放着水仙花的小几前。〕

张 妈 都睡了，太太，面烧好了就吃吧！

林唯实 怎么，今儿吃面？

柳初明 “米蛀虫”说金元券拿来没用，所以不卖米啦。

林唯实 这样下去，金元券我看要成为国民党的催命符了。

柳初明 张妈，你去端来吧，这儿我来收拾。

林唯实 我已在外面吃过了。

张 妈 那么太太你呢？(下，将沙发上的林唯实的帽子大衣带下)

柳初明 回头我到里面吃吧!

林唯实 今年我们的水仙花弄得真壮啊。

柳初明 哦,唯实,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

林唯实 什么?

柳初明 (把刚刚装好的那张包糖的纸拿出来给林唯实)一页纸。

林唯实 怎么,一页书,哪儿来的?

柳初明 刚刚买糖的时候,用来包糖的,你看,把这么好的书拆来包糖,真是犯罪啊!

林唯实 (仔细的端详了一会儿,带着愤慨的情绪)很好,这墨色、字体、纸张,我可以肯定是明朝初期的版本,这样好的诗,好的版本却给这班家伙这样的糟蹋。

柳初明 哦,我还得告诉你,刚刚我买东西回来的时候,走在马路拐角儿的地方,一个面包,突然给抢走了,我一看那个抢面包的只是一个十二、三岁的孩子,看他实然是饿得没法了,所以我就没有嚷。

林唯实 对,这样做是完全对的。

〔张妈上。

张 妈 太太,有一个客人要找先生。

柳初明 什么人? 来过的吗?

张 妈 不记得来过没有,穿海军军装的。

〔柳初明示意请客人上,张妈下。

林唯实 啊! 那一定就是陈志航,请他进来吧!

柳初明 (看表)你们约好的吗?

林唯实 是的,约好的。

〔陈志航上,穿海军上尉制服,修饰得很整洁,身材矮小精干,典型的南方人,态度潇洒,待人接物很有分寸,张妈跟在陈志航后面上,因为张妈在场,陈故意高声和林

氏夫妇招呼。

陈志航 林先生，很久不见啦，林太太，您好吗？

林唯实 请坐。

〔陈志航脱大衣，张妈取下。柳初明走过去亲热的和陈志航握手。

柳初明 小陈，你真了不起，又得了一次表扬啦！

陈志航 表扬还不是属于我们大家的。（仔细看了一下柳初明）

林唯实 初明，我们还是照老办法吧！

〔柳初明把一只放在柜子上的花瓶轻轻地移放在窗台上。

陈志航 啊柳，你这副少奶奶的派头越来越足了。

林唯实 不要讽刺她啦！回头又是我倒霉，上回里面出来了一个同志也是这么说了，她就找我算了一个礼拜的账，什么政治上没有开展，一天到晚只管些油、盐、柴、米，完全变成了一个小市民了。

柳初明 亏你还要说起哩，你在政治上给我的帮助应该是不够的，白天你要出去，晚上回来又要处理工作，问多了一点，你还要不耐烦，什么事都不和我谈，从直觉上看，我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少奶奶了，（对陈志航）老林，他还常常说，你这种生活，就是你的政治任务，小陈，你看，要我从擦粉，抹胭脂，管理家务中找出它的政治意义来，真是把我烦透了。

陈志航 有时我的想法也和你一样，当我每天和这些卑鄙无耻，堕落腐化的生活搞在一起的时候，真把我憋气死了。有时我真想到解放区去，我宁愿去过吃黑豆的生活，或者到战场上去打一个痛快，但是一想起老林告诉我这正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啊，这种思想也就像浮光掠影一样，一闪就过去了。

林唯实 你们的牢骚发完了没有？

柳初明 我们不是发牢骚，我们是在交换思想情况。

林唯实 好啦！这些思想问题，各人自己去解决吧！今晚上，我们没有时间来谈这些了。

柳初明 这些思想，我基本上已经解决了。唯实，你看，我不是一切都做得很好，而且也越来越符合我们社会化的原则了吗？

林唯实 对的，这就叫做党性的表现。

柳初明 小陈，小凤近来怎样了？

陈志航 王司令的老婆好像很喜欢她。

柳初明 小凤是一个非常聪明，非常听话的孩子，我本来想送她到解放区去的。

林唯实 小凤本质好，出身好。她爸爸本来是个产业工人，因为给机器压断了一只胳膊，就给资本家撵了出来。这种血的仇恨，使他们父女两个恨透了那个吃人的社会。因此小凤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孩子，只要我们在政治上好好帮助她，这个孩子是完全可以有条件争取来为我们工作的。

柳初明 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在使用她了吗。

林唯实 现在的使用，还只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，这是不稳固的，而且她本人并不知道我们的意图。小陈，教育小凤的工作，很重要，她在你所进行的工作中，将要起很大的作用的。

陈志航 （掏出两个硬币给柳）哦，差点给忘了，今天小凤发工钱，她叫我带两个大头给她爸爸，请你交给老龙。

柳初明 （收下）我这就交给老龙去。（下）

陈志航 老林，我们的情况有点儿不对，最近从国防部第二厅来了一个大特务，他对我们那儿，好像每件事情都很注